



□本报记者 马宇琪

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公布2026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单,全国52个项目入选。潍城区作协提报的“潍有书香播文韵·一校一社育新苗”志愿服务活动成功入选,是全市唯一、全省仅有的两个项目之一。对潍城区作协而言,这是荣誉,也是责任。在全民阅读习惯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文学进一步深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如何为基层文学组织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潍城区作协给出了答案:坚守文学阵地,从校园突围。

构建“一校一社”

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现在的学生,普遍具备的是应试能力,而缺乏的是文学素养。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孩子们在具备应试能力的基础上,既会写也愿意读,通过写作勇敢地表达自我。”3月26日,潍城区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金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规范写作的文章不容易出错,却很难产生真正的文学感知力。考场作文讲究结构、主题、得分点,这些都是写作时被允许的,但文学远不止于此。它关乎观察的敏锐、情感的真挚、表达的独特,这些恰恰是标准化评分难以衡量却又至关重要的元素。

“目前,潍城区作协会员中‘90后’‘00后’年轻人占的比例较低,面临文学断层的局面。”李金良并不讳言他们当前面临的困境。这并不是潍城一地的孤例,放眼全国,基层作家协会普遍面临会员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等碎片化信息席卷而来的时代,深度阅读和文学创作的门槛相对提高,年轻一代的注意力被不断稀释,文学社团在高校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愿意提笔写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没有年轻血液注入的组织,其生命力必然逐渐衰退。而当作协这样的文学组织萎缩,失去的将不仅是一个社团,更是社会深度思考、精致表达的能力与土壤。当孩子们只熟悉短视频的“梗”,而不知诗歌的“韵”,写作沦为应试的技巧而非生命的表达,社会失去的是一代人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能力。

危机感来袭,潍城区作协开始寻找出路,他们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校园。“在与潍城区作协的会员们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之前,我就有多年从事文学志愿服务活动的经验,加之此前我们一直常态化开展‘六进’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所以便有了‘一校一社’的构想,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与孩子们见面,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4月3日,潍城区作协主席朱建霞说。

“一校一社”,即一所学校、一个文学社。潍城区作协通过“文学+”的方式,在全区中小学校推广,最终实现文学社团全覆盖。具体实施路径是作协与学校建设文化共建单位,设立“小作家阅读与写作实践基地”并授牌,扶持或成立学校文学社,同时启动征文比赛、图书捐赠、公益讲座、研学采风等系列活动。“征文比赛后续进行的评选、颁奖等环节,将让学校与作协小作家部之间形成联动机制,从而形成一个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完整闭环。”李金良说。

校一社

辉映少年星光

潍城区作协深耕校园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实行“六感写作”

让孩子畅游文学海洋

如果仅仅是搭架子、挂牌子,这种模式对提升学生文学素养作用并不大。潍城区作协的会员们清楚青少年无法与文学产生完美碰撞的原因是文学感知力弱。

为此,潍城区作协将传统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五感写作”扩展到了“六感写作”,增加的第六感被称作“心灵感”。具体做法是,寓情于景,把课堂搬出教室。讲玉兰花,就把学生带到玉兰树下,在花影与香气中讲授描写技法;讲非遗,就组织学生开展研学活动,走进我市各大文博场所,

让历史与技艺触手可及。

“身临其境的体验,能让孩子用心去感受,而不仅仅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李金良说。这种方法主要面向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想象力最丰富,也最容易被引导。一位参加过活动的家长表示,自从孩子参与了活动,再也不怕写东西了,这让他看到了提升孩子文学素养的希望。

“每个孩子的文学基础都不一样,我们在传授相关知识时只抓两三个点,而且要挑他们最感兴趣的点来讲,

还必须讲透彻。”潍城区作协会员叶北海说。

当前,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是潍城区作协的7位会员,他们中有退休的老师,也有市级以上作协的会员,大家有着不同的文学风格,能较好地满足孩子们的写作需求。

潍城区作协副秘书长韩玉荣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曾经是一名老师,能更好地读懂孩子们的内心,掌握他们的理解程度,从而在授课时能更好地控制讲课进度,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

苦下“笨功夫”

文学必将迎来春天

活动过程中,潍城区作协对在源头阶段发现的对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进行大力引导和培养。今年,潍城区作协小作家部有3名高中生进入潍坊市作家协会。“他们从校园文学社起步,经过持续的培养和创作实践,最终达到到市级作协的人会标准。”李金良说。

在资源筹集方面,项目实现社会化运作。所需图书由作协会员自发捐赠一部分,另一部分通过社会募集获得。“我们在公众号上发了链接,大家转发之后,有很多读者给我们寄书,甚至还有外省的读者给我们快递书籍。”此外,还有一些爱心商家和企业提供了支持。一本书从外地寄到潍坊,再从潍

城区作协流转到学校图书馆,最后被一双小手翻开,这种社会化的募集方式,构建了一个“文学共同体”。

在谈及进一步发展时,“孩子们的作品刊发渠道有限。”李金良表示,没有适合的发表渠道是项目发展的一个瓶颈。孩子们创作出的优秀作品,如果缺乏公开发表的平台,不但会挫伤他们的创作热情,也难以形成“创作-反馈-提升”良性循环。目前,项目正在积极与报刊、文学期刊对接,探索开设校园文学专栏。

一场讲座一场讲座地讲,一本书一本书地捐,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跑……潍城区作协打造的“潍有书香

播文韵·一校一社育新苗”志愿服务活动看起来有些“笨”,但正是这种“笨功夫”,让文学走到学生身边,让文学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

文学的希望不在远方,而在眼前;不在未来,而在当下。每一位走进校园的志愿者都在为文学的明天积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当越来越多的校园文学社生根发芽,潍城区作协蹚出的“从校园突围”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路径,或许能成为基层文学组织在时代洪流中站稳脚跟的一条可行路径。

毕竟,文学的种子一旦播下,终会迎来属于它的春天。

周末评谈

让文学的种子在校园扎根生长

◎邵光耀

在短视频泛滥、碎片化阅读盛行的网络时代,文学就像一方净土,现实而又浪漫,总能触动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但当下,孩子们关于文学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正被所谓的知识点和答题技巧削弱,写作沦为套路和模板,文学对生命的感知、对美的体悟和对他人命运的共情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文学进校园,首要的就是打破功利主义的禁锢。文学是一种慢功夫,它不是速成的技能,而是浸润的过程。把课堂搬出教室,看云卷云舒,听虫鸣鸟语,嗅春潮花香,腾出一间可以静读的教室,营造一种可以自由表达

而不必担心分数的写作空间,拥有一位愿意与学生共读一本“闲书”的老师,这些看似微小的条件,往往是文学启蒙最珍贵的契机。

其次,需要打破“文学等于语文课”的狭隘认知。文学教育不应只是考试大纲上的知识点,而应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方面。鼓励学生记录日常的班级随笔本,一场不设标准答案的诗歌朗诵会,一次走进自然观察万物的人文行走,都是在为文学的种子浇水施肥。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相信:个人的感受从不是羞于见人的小事,它值得被认真书写,他们心底的声音值

得被温柔听见。潍城区作协打造的“潍有书香播文韵·一校一社育新苗”志愿服务活动,让文学走出书页,走到学生身边,让文学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学生们的文学素养,更用心鼓励他们勇敢拿起手中的笔,记录当下的美好,描摹成长的模样,抒发心底的所思所感,让青春的思绪在文字里生根发芽,让少年的心声在笔墨间娓娓道来。

校园里的文学种子,看似微小,却关乎一代人心灵的厚度。文学的生长需要我们去给它时间和空间,少一些功利的期许,多一些以人为本的关怀。

图①:孩子们通过做手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②:孩子们走出校园,通过绘本活动感受非遗的魅力。
图③:小作家阅读与写作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图④:志愿者走进学校开展讲座。
图⑤:热心读者为项目捐赠图书。
(本版图片由潍城区作协提供)

潍坊历史名人



相传雍正皇帝为王沛檀亲赐一品全恤御葬林(资料图片)。

王沛檀(公元1655年-1732年),字汝存,清代诸城县相州人,其父王铎,伯父王瑛,子王棠等,均为清王朝重臣。王沛檀善断疑案,喜兴事功,所至皆有政声,乡人敬之。去世后,雍正皇帝亲赐一品全恤御葬林,并派遣专人到诸城致祭。

王沛檀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王沛檀授福建漳州同知,处置龙岩盗贼。盗有死于牢狱者,县令害怕传出去失职,又虑及盗贼死,狱中人数不符,就暗中抓了无赖填充。王沛檀得知实情后,释放无辜者6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王沛檀升四川建南道副使,建昌卫(今四川西昌县)的苗族百姓因盐价昂贵,万余人将建昌城围住,准备抢盐。此时,王沛檀在成都,他连夜骑马赶到建昌,对聚集群众说明原因,百姓自动解散。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王沛檀升贵州按察使。贵阳民众有拜斗会(拜北斗星的仪式)习俗,有人诬告藏匿河南乱民袁进。巡抚派兵抓了数十人。王沛檀查阅他们所诵经文说:这是百姓祈求丰收的一种仪式,不是造反为乱。后来袁进被抓,年余之后,所捕之人还未释放。王沛檀向巡抚细细分析,巡抚之疑始解,数十人被释放。

雍正皇帝继位后,器重王沛檀,命他到浙江等地察狱,他分案件轻重从快处理,不几日便处理妥当。后因病重,王沛檀上疏乞骸骨还乡,回乡五年后去世,雍正亲赐一品全恤御葬林,并派遣专人到诸城致祭。
(资料来源:《潍坊历史名人》)

